

小兵三部曲第二部

# 战士比钢铁还硬

王士美

《小兵三部曲》第二部

# 战士比钢铁还硬

王士美

# 战士比钢铁还硬

王士美

\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75印张 2插页 178,000字

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9,910册

统一书号：10091·941 定价：0.70元

## 内 容 介 绍

这部长篇小说是王士美新作《小兵三部曲》第二部。第一部《勇敢的骑兵》描写小战士赛罕在骑兵部队里成长的故事；第二部《战士比钢铁还硬》集中描写了小赛罕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经历。在异国的土地上，面对着世界上最凶恶、最强大的敌人，小赛罕在骑兵部队里培养起来的革命品质，进一步得到了发扬光大。他勇敢、机智，爱憎分明，敢于斗争，多次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，亲手惩罚了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敌特，和朝鲜人民结下了血肉情谊，成长为爱国主义的、国际主义的英雄战士。作者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，讴歌了正义战争，赞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。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军列，军列.....      | 1   |
| 第二章 | 这就是朝鲜.....      | 40  |
| 第三章 | 消灭它，鬼怪！.....    | 63  |
| 第四章 | 鲜血和汗水流在一起.....  | 94  |
| 第五章 | 哨伏在敌人交叉火力下..... | 124 |
| 第六章 | 生死之间只一闪.....    | 149 |
| 第七章 | 穿过密密的板栗树林.....  | 176 |
| 第八章 | 上前方.....        | 210 |
| 第九章 | 锄奸.....         | 234 |
| 第十章 | 战士比钢铁还硬.....    | 259 |

## 第一章

### 军列，军列……

---

风啊，风，祖国的风  
啊！你是亲爱的祖国母亲，  
亲吻自己儿女时的，亲切温  
柔的气息吧？

作者手记

—

风儿，呼呼地呼啸着。

车轮，咣当咣当轰响。

军列，象大海 上 疾 行 飘 流 的 快 船，驰过了祖国的夜的

海，山的海，草原的海，大地的海，经过一天又一夜的奔驰，现在又一次进入了祖国的黎明晨曦的海洋。

前面来到了哪里？前面就是前方，就是战场，就是战火纷飞中的朝鲜吗？

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！

小赛罕猛的从睡梦中醒来，他抬起露在皮大衣外面的，被冷风寒气毗棱得赤红的拳头，揉着惺忪的睡眠。他的两只细眉眼，被眊目糊牢牢地糊住了。他揉了揉了半天，怎么也揉不清亮。

咦！太阳怎么从西边升起来呢？怎么这里的太阳这么圆，这么近，这么大呢？鲜红鲜红的，好象一个带着露珠儿切开来的大西瓜，瓢儿红殷殷的，瓜皮儿上还戴着一个霜的银环。

在闷罐车的车厢里，千里远行，小赛罕完全转了向。

他有些着急了。他又狠揉了揉两下眼睛，眼睛终于被揉开了。

他翻身爬了起来。

咦！怎么睡在这儿了？昨晚，不，是前天晚上吧？不，是在昨天晚上，刚要睡觉时，小赛罕明明记得，自己是睡在车门那边的，他的小脑瓜儿，正对着车门的门缝。从门缝里钻进来的风，冷嗖嗖的，不过，也很清凉。小赛罕就在那里，展开了自己的马搭子，抽出了被褥。他照着老同志们们的办法，在马搭子里絮上了已经在车厢里堆蓄着的干草，垫厚了被褥，然后他就睡下了。从车门缝里毗溜进来的风，吹得他脑门生疼。他就把大皮帽子的帽耳解开来，把脑袋瓜儿深深地扎进了帽尖顶儿里去，拉拉被子，盖在身上，两条腿一蜷，袖

起两手，不脱鞋，不脱袜，皮带不解，枪还在腰上挎着，甚至四枚小型的短把手榴弹，还有吃饭的家什——用小布套装着的小搪瓷花碗，也都还在后腰里背着。这样，他就睡了。

军列离开土默特镇车站，在下一个会车点上打尖吃饭。一道命令传了下来，团长阿尤喜调到师部担任参谋长；胡新政委调到师部政治部担任主任工作。原骑兵二团参谋长图克升任混编炮团——即原二团的建制的团长。团长阿尤喜的警卫员武达班长，被任命为混编炮团野炮一连连长。罗德接了武达的班，跟着阿尤喜师参谋长到师部担任他的警卫员。英超副班长跟着政委到师政治部担任警卫员。命令下达了好长一串名字的调遣和任命。小赛罕当时听着首长和同班战友都要调走了，唯独要剩下他一个人了。他鼻子一酸，不等命令念完，就抽泣起来。但是一纸命令，最后一名调遣人员，却也点到了赛罕。调他到师部电台，担任李扬台长的临时警卫员。

团长、政委都调到师部，罗德、英超也上师部，赛罕现在也调师部了，他总算松了一口气，高兴了。抹掉了脸上涌出来的泪花，笑了。唱起了歌儿：

背起我的小背包，

扛起了三八枪！

为了人民得解放，

东南西北打老蒋！

.....

但是，李扬台长是谁？

小赛罕前往台长所在的那节车厢去报到任职。在月台上

见到了李扬台长，打个立正行个礼，立刻就吓了一跳。

李扬台长背着手站在那里，高挺着胸脯，昂着脑袋，腰里扎着一条宽皮带，皮带上插着一支转轮枪，左侧背着红皮图囊，右腰里还挂着四棵短把手榴弹。嘿呀，台长是个女的！

她鼓鼻子鼓脸，皮肤颜色又白又细，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的白框眼镜，眉头皱着老大的疙瘩，仿佛一脸怒气。看见小赛罕向她立正敬礼，连一点笑模样都没有表示，只从鼻孔里边哼了一声，把头一摆，说了一声：“上车去吧！”

她声音里仿佛还含有几分怒气。

小赛罕立时感到心寒。谭力主任活着的时候，还有黑玲姐姐同志，她们总是喜眉笑眼，善绵绵的样子。这个女人，怎么这么一副哭丧样子呢？

“你过来，小鬼！”打尖休息过了。火车头上足了煤水，军列又要开动出发了。李扬台长登上了车厢，走到她自己的铺位那边去，招呼着小赛罕：“你过来呀，小鬼！你来挨着我睡！”

“不！”

“你过来呀！我命令你！”

“不！”小赛罕执拗地晃着脑袋。

“嗜！你这个小孩儿怎么这么任性？李扬台长命令你过这边儿来睡，你为什么不听命令？！”一个比李扬看来小得多，瘦得多，也黑得多的小女兵，在车厢板上站起来，伸手指着小赛罕说话。

小赛罕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：大帽子小脸，小鼻子小眼睛，嗓门儿倒不小。你吵嚷什么？谁怕你？女货！小赛罕心

里窝火，干生气，憋屈。他心里反感李扬，也反感这个小女兵。他鼻尖一酸，眼窝里又酸辣辣的了。但是，他不能再随便掉泪，随便哭了。武达班长临别的时候，不是还要他记住一道命令吗：“小赛罕！以后不准随随便便哭鼻子，要哭鼻子就到我这里来！”武达班长当连长去了。他要在这里该多好啊，他一定不会让这个女兵也大着嗓门冲我说话。武达班长腰一叉，黑脸耷拉下来，眼珠子一瞪，吓不死你！

小赛罕歪着鼻子，绷着脸。他坚决不执行李扬的命令，不肯到车厢里头那个三角旮旯里，挨着那几个女兵搭铺。

李扬再没有说什么。

那个女兵却还要过来拽赛罕。

李扬摆摆手，把她止住了。

后来军列又开动起来。黄昏已过，夜幕降临。小赛罕就在他自己选定的那个铺位上团着身子睡了下来。他感到离开了二团，离开了首长和本班战友，离开了黑玲姐姐，永远离开了谭力主任。他太委屈，太孤独，太可怜了，好象自己成了一只被给了人的小猫。冷风象猫爪子撕扯着他的脖领，撕扯着他脖根上的嫩肉，好冷啊！他缩一缩脖子，团一团身子，还是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“起来，起来。”李扬从车厢那边走过来了。她站在小赛罕的铺位前，伸出一只穿着皮靴的脚来，踢了踢小赛罕的马搭子，手一扬。那两只玻璃眼镜那么亮，好大的镜片呀，眼镜片后怎么没有黑眼珠呢？“起来，起来，不准在这里睡啦。你不听我的命令，你就下车去吧。什么让你来给我当警卫员？我不够格，连级干部，也不敢当！你快走吧，省得我

还得给你当保姆，我拖着这两个小女兵就够忙乎的啦。正好，你不听我指挥，好，你下车去吧。小不点儿，当兵都成问题，还当警卫员？快得啦，下车当老百姓去吧！”李扬说着，叉着腰，挺着胸，歪着膀子，把脑袋那么一摆，眼镜片一歪，哼哼着冷笑。

那个小女兵，立刻也跳过来，扯着小赛罕的胳膊，嚷着：“快，快下去，李扬台长的命令，你不准违抗！快下车去吧，小毛孩子，你也配当志愿军？哼！”

小赛罕扯着膀子，想甩脱小女兵的手。可是，这个小女兵好厉害呢。她的手，扯住小赛罕的衣袖就不放。而且，另一只手也伸出来了，薅住了小赛罕的耳朵。

小赛罕急了。怎么办？他哭了起来。“呜呜呜——呜呜呜——”。

同志们呢？

在团里时，同志们都是多么好啊！党毛三班长、武达班长、团长、政委、黑玲姐姐、谭力主任，许许多多的同志，都是多么好呀。小赛罕吃不饱饭，有人管；小赛罕穿不暖衣、骑不好马，有人管；负了伤、挂了花，同志们都疼得掉泪，小赛罕的一切都有人管。现在调到了师部，调给这个李扬，来当她的警卫员，怎么刚当上，她就这么厉害，这么刁！特别是这个小女兵，她怎么也会帮虎吃食呢？

小赛罕呜呜地哭着，思念着老首长和战友们。

“同志们呀！你们帮帮忙吧，看她们要把我赶下车啦……”

小赛罕想喊。但是，话语憋在嗓子眼里，喊不出声来。

同志们怎么不来拉一拉，说说情呢？

噢，怎么了？刚才还挤得满满登登一车人，现在车厢里怎么空荡荡的了？车厢里怎么只留下这个脸上只有眼镜片、没有黑眼珠的李扬台长，只留下这个大帽子底下有一张小脸，又刁又蛮的小女兵了呢？

“嘿嘿！”

小赛罕忽然听到了“嘿嘿”的笑声。好熟悉呀。唔！是嘎勒僧，他也在这里呢。

刚才上火车的时候，小赛罕一眼就又瞥见了嘎勒僧。嘎勒僧肥油油的大麻脸，总是在“嘿嘿”地笑着。他一看见小赛罕，就“嘿嘿”起来，朝小赛罕笑。

那天，在部队点验、检阅完毕，登车出发将要离开土默特镇车站时，嘎勒僧还特意又回到二团团部来，看了看伤愈归队的小赛罕。他还给小赛罕买来了两个梨，一包什锦水果糖，来慰劳小赛罕。他提起了谭主任的惨死，说小赛罕好象又变成了没娘孩儿。他说着这话，禁不住还抹起眼泪耗子来。小赛罕立时也被勾得伤起心来，眼珠儿禁不住也转出了泪花。他收下了嘎勒僧的慰劳品。没想到这人原来对谭主任还这么好。唔，他想起来了，英超副班长给他讲过：谭力主任在那个漆黑的夜晚，被国民党残匪的黑狗队暗杀时，一个妄图逃命的黑狗，还是被嘎勒僧这个“二号门”开枪打死了呢……看起来，这个嘎勒僧“二号门”其实还不错吧？

不过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嘎勒僧虽然当着小赛罕的面，悻悻地揉了半天眼睛，显出十分伤心的样子。特别是当他摸着小赛罕的背膀，说出那句话：“谭主任牺牲啦，你变得就又象一

个没娘孩儿啦，嗨嗨……”小赛罕真受不了。真难过，也真感动。可是，嘎勒僧又讪讪地说了几句什么，抽身走了以后，小赛罕觉得，嘎勒僧还是怪别扭的。见了他，怎么心里就不能通畅痛快呢？总好象和他隔着一层什么。而且，在小赛罕的聪明灵透的小心眼儿里，已经对他有了那么多的怀疑……

所以，在刚才上车之后，小赛罕虽然一眼瞥见了嘎勒僧，嘎勒僧当然也看见了小赛罕。但是，小赛罕没有答理他。有两个师部的参谋干事拉了他一把。小赛罕就势把马搭子放在了车门那边，对着车门门缝儿搭铺。虽然，嘎勒僧“嘿嘿”笑着，也向他招手了，他也没有和嘎勒僧凑近过去。师政治部的一个干事，拧了两把草，塞在了门缝儿里。风吹得草叶瑟瑟响。小赛罕觉得，对着门缝儿搭铺睡觉也没什么。能怎么样呢？冷风还能吹掉脑袋？

现在，李扬和这个刁蛮的小女兵，要赶小赛罕下火车了。这个李扬台长，多厉害的一个老女兵呀！连小赛罕的军籍都要开掉了呢。她怎么这么横？她怎么能有这么大的权力呢？

唔，小赛罕听过英超副班长的悄悄话了。刚才，英超副班长伏在他的耳根上告诉了他：“李扬台长是咱们新来的师长的老婆，是个北京的大学生呢！”

怪不得她的权力这么大啊！

小赛罕几乎一时绝望了。

他想乞求李扬台长：“我以后听你的命令还不行吗？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你再想听，晚啦！”李扬挥着手，狠狠地  
说。

那个小女兵也够刁蛮的了，她更加使劲薅着小赛罕的耳朵，硬要把小赛罕赶下车去。

“嘿嘿，饶了他吧！”小赛罕听见了，嘎勒僧在替他求情了：“嘿嘿，李扬台长呀，开开恩吧，小赛罕这孩子还小，是个小兵娃子，还不懂事呢。在骑兵团当兵，黑玲教员当他的姐姐，谭力主任当他的妈妈，把这孩子惯坏啦，任性点。不过，这孩子还挺懂事呢，不算太淘气。谭力主任被反革命特务暗杀啦，留下他，真的象个没娘孩儿啦，怪可怜的，从部队上赶出去，他不只能去喂狼吗？开开恩，留下他吧，嘿嘿！……”

嘎勒僧说得多么恳切呀。

但是，李扬台长还在挥手，她狠着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的命令下啦。军令如山倒嘛，追不回来啦。把他抬下车去吧，说不要，就不要啦！不听命令，不听指挥的兵，到了战场上能打仗吗？快把他给我抬下车去！”

小赛罕绝望了。

他哭不出声来。

他痛苦地呻吟着。

火车的车轮子在头顶下呼隆隆的响。

呀！是个梦！好吓人的梦！浑身都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小赛罕从睡梦中完全明白过来了，这真是个梦。他睁开了眼睛。车厢里黑黢黢的，军列象野马在旷野上奔驰、疾行，车外的风在呼呼吹响，发出骇人的呼啸，车轮子在身下咣当

咣当响，仿佛在打雷。不过，现在，小赛罕听不见车门缝里塞着的那把干草上的草叶的呜咽声了。那位政治部的干事，拧了一把干草，塞在车门缝里给小赛罕挡风时，那草把上的一片还是几片草叶，在疾风的吹拂中，发出一种“吱呜——吱呜——”的声音，仿佛有一个冻坏了的，赤脚走在雪地上的小娃儿，在遥远的旷野里，嚶嚶哭泣。这使赛罕想起了自己童年的一段往事。他感到可怕，感到浑身又要凉透了。

不过，现在，他听不到那嚶嚶的哭泣声了。他感到浑身是热烘烘的了。脚、腿、手、浑身怎这么热乎乎的呢？他伸开了蜷着的腿，伸开了团着的身子，热乎乎地睡着了。

他一觉睡到了天亮。

他睁开了眼睛。他坐起来。他首先被车厢对面小窗上映进来的，正透过朦胧的雾气，冉冉飞升起来的红太阳的景色愣住了。他心里一怔：怎么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呢？

他完全转了向。

小赛罕来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大地，十二年来，他第一次有着这样的越过千山万水、千里万里远行的经历，轰隆隆飞驰的火车，把他完全转迷了方向。

然而，当他猛的发现：噢！我怎么睡到这儿来了呢？他吓了一跳，差点叫起来，跳起来。

噢！我怎么还是和她睡到了一起来了呢？

小赛罕现在发现了，他原来还是和李扬台长头挨头，肩并肩睡在一起了。他的鞋子被脱下来了。他的腰带被解开，枪、手榴弹、小搪瓷碗，都从身上解了下来。鞋子和袜子就枕在头底下。枪和手榴弹，挂在车箱板上。怪不得小赛罕后

来睡得那么舒服，那么香甜呢！原来李扬台长还把自己的皮大衣——连以上干部刚刚发了皮大衣，排以下的干部、战士还都没有装备上呢——盖在了小赛罕的身上。不，不是全盖在小赛罕的身上，而是和李扬台长伙盖着，搭在最怕冷的脚下。

咦？不对！怎么被子底下，皮大衣底下，还多出一双穿着布袜子的小脚来呢？这是谁的脚？谁的两条腿？

唔！小赛罕终于看明白了。原来，在这个车厢旮旯里，倒插睡着李扬台长和小赛罕，以及电台的另外两个小女兵、女译电员。其中一个个头儿稍高一点，黑黑的，壮一些。另一个就是那个大皮帽子下，有一张瓜籽儿小脸的刁蛮的女兵。这双穿着布袜子的脚，就是她的。她头朝着小赛罕和李扬的对面，和那一个黑壮一些的小女兵一样，还在呼呼酣睡呢。

“嘿嘿！”

小赛罕扭过脸来。

呀，是嘎勒僧。他在小赛罕的右边，隔着一段距离。他也挨着小赛罕睡呢。

“嘿嘿！”嘎勒僧又笑一声。他露出了麻油油的大脸盘儿，龇着一嘴大马黄牙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，在看着小赛罕。

小赛罕的心，怦怦跳了起来。

他想起了昨晚上的梦。在梦中，李扬台长命人把他抬到车下去，嘎勒僧还说了好话呢。虽然是梦，但是，小赛罕此时，忽然对嘎勒僧萌生了一点儿感激之情，忽然有了一种亲

近感——毕竟都是从骑兵二团调到师部来的人呀。

小赛罕已经听说，嘎勒僧已经不再当“二号门”了。他现在当上了师部新成立的工兵队的分队副。

“嘿嘿！小赛罕，你睡得好死呀，哈！”嘎勒僧亲热地对小赛罕说：“把你抬起来扔下车，你也不知道吧？”

小赛罕心里犯了疑：真的把我扔下车啦？梦里的事儿是真的？

哨子声响了。这是起床的哨子声。

李扬台长和倒插对头睡的两个小女兵也都一滚，翻身坐了起来。

李扬台长从挎包里摸出了眼镜，马上又戴在耳朵上。她冷冷地看了小赛罕一眼，说：

“好你个小鬼！睡下，就象一条死狗！”

那个大帽子底下有一张小瓜籽儿脸的小女兵，“嗤”的一声，嘻嘻笑了。“你这个小鬼呀！”她也这么说。“我薅你的耳朵，那么使劲儿也薅不醒你。真能睡，睡得象个小死猪！哈哈……”她说又咯咯大笑起来。

“嚯，好家伙，你拳头好硬，身子也沉，真象一头小牛犊子！”那个黑壮一些的小女兵，声音有些憋气，也插进话来这么说。

小赛罕心里立刻又反感起来。李扬台长说他象一条死狗，大帽子小脸女兵说他象个小死猪，这个憋声憋气的黑兵，又说他象一个小牛犊子！

小赛罕沉下了脸皮，嘟起了嘴巴。

“你不要不高兴，不乐意！”李扬台长脸上没有一丝笑，